

西遊記考證

86411
271

25871

西遊記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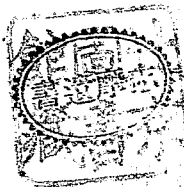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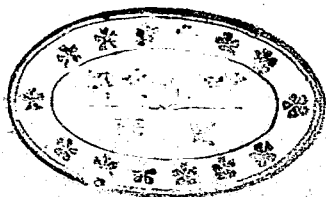
胡適

民國十年十二月中，我在百忙中做了一篇西遊記序，當時搜集材料的時間甚少，故對於考證的方面很不能滿足自己的期望。這一年之中，承許多朋友的幫助，添了一些材料；病中多閒暇，遂整理成一篇考證，先在讀書雜誌第六期上發表。當時又爲篇幅所限，不能不刪節去一部分。這回西遊記再版付印，我又把前做的西遊記序和考證合併起來，成爲這一篇。

十二，四。

(一)

西遊記不是元朝的長春真人邱處機作的。元太祖西征時，曾遣使召邱處機赴軍中，處



機應命前去，經過一萬餘里，走了四年，始到軍前。當時有一個李志常記載邱處機西行的經歷，做成西遊記二卷。此書乃是一部地理學上的重要材料，並非小說。

小說西遊記與邱處機西遊記完全無關，但與唐沙門慧立做的慈恩三藏法師傳（常州天甯寺有刻本）和玄奘自己著的大唐西域記（常州天甯寺有刻本）却有點小關係。玄奘是中國史上一個非常偉大的人物。他二十六歲立志往印度去求經，途中經過了無數困難，出遊十七年，（六二八—六四五）經歷五十多國，帶回佛教經典六百五十七部。歸國之後，他着手翻譯，於十九年中（六四五—六六三）譯成重要經論七十三部，凡一千三百三十卷。（參看改造四卷一號梁任公先生的千五百年前之留學生）慧立爲他做的傳記，大概是根據於玄奘自己的記載的。寫玄奘的事蹟最詳細，爲中國傳記中第一部大書。傳中記玄奘的家世和求經的動機如下：

玄奘，俗姓陳，緱氏人。兄弟四人，他第四。他的二哥先出家，教他誦習經業。他後來也得出家，與兄同居一寺。他遊歷各地，訪求名師，講論佛法，後入長安，住大覺寺。

他「既遍謁衆師，備論其說，詳考其義，各擅宗途，驗之聖典，亦隱顯有異，莫知適從，乃誓遊西方，以問所惑，并取十七地論，以釋衆疑。」

這是玄奘求法的目的。他後來途中有謝高昌王的啓，中有云：

……遠人來譯，音訓不同，去聖時遙，義類乖舛，遂使雙林一味之旨，分成當現二常，他化不二之宗，析爲南北兩道，紛紜爭論，凡數百年，率士懷疑，莫有匠決。玄奘……負笈從師，年將二紀，……未嘗不執卷躊躇，捧經侘傺，望給園而翹足，想鸞嶺而載懷，願一拜臨，啓伸宿惑，雖知寸管不可窺天，小蠡難爲酌海，但不能棄此微誠，是以束裝取路……

這個動機，不幸被做西遊記的人完全埋沒了。但傳中說玄奘路上經過的種種艱難困苦，乃是西遊記的種子。我們且引他初起程的一段：

於是結侶陳表，有詔不許。諸人咸退，唯法師不屈。既方事孤游，又承西路艱險，乃自試其心，以人間衆苦，種種調伏，堪任不退。然始入塔，啓請申其意志，願乞衆聖

冥加使往還無梗……遂即行矣，時年二十六也……時國政尙新，疆場未遠，禁約百姓不許出蕃……不敢公出，乃晝伏夜行……（出）玉門關……子然孤遊沙漠矣。惟望骨聚馬糞等，漸進，頃間忽見有軍衆數百隊，滿沙磧間，乍行乍息，皆裝駝馬之像，及旌旗輿轡之形，易貌移質，倏忽千變，遙瞻極著，漸近而微……見第一烽，恐候者見，乃隱伏沙溝，至夜方發。到烽西見水，下飲盥訖，欲取皮囊盛水，有一箭颯來，幾中於膝，須臾，更一箭來，知爲他見，乃大言曰：『我是僧從京師來，汝莫射我！』……

第一烽與第四烽的守者待他還好，放他過去。下文云：

從此已去，即莫賀延磧，長八百餘里，古曰沙河。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復無水草。是時顧影唯一心，但念觀音菩薩及般若心經。初法師在蜀，見一病人，身瘡臭穢，衣服破污，慙將向寺，施與飲食衣服之直。病者慚愧，乃授法師此經，因常誦習。至沙河間，逢諸惡鬼奇狀異類，遠人前後，雖念觀音，不得全去。即誦此經，發聲皆散，在

危獲濟，實所憑焉。

下文又云：

行百餘里，失道，覓野馬泉，不得。下水欲飲，（下字作『取下來』解）袋重，失手覆之。千里之資，一朝斯罄……四顧茫然，人馬俱絕。夜則妖燭舉火，爛若繁星；晝則驚風擁沙，散如時雨。雖遇如是，心無所懼；但苦水盡渴，不能前。於是時，四夜五日，無一滴露；喉口腹乾焦，幾將殞絕，不能復進。遂臥沙中，默念觀音，雖困不捨。啓菩薩曰：『玄奘此行，不求財利，無冀名譽，但爲無上道。心正法來耳。仰惟菩薩慈念羣生，以救苦爲務。此爲苦矣，寧不知耶？』如是告時，心心無礙。至第五夜半，忽有涼風觸身，冷快如沐寒水，遂得目明。馬亦能起。體既蘇息，得少睡眠……驚痛進發，行可十里，馬忽異路，制之不迴。經數里，忽見青草數畝，下馬恣食。去草十步，欲迴轉，又到一池，水甘澄鏡徹。下而就飲，身命重全，人馬俱得蘇息……此等危難，百千不能備叙……

這種記敘，既符合沙漠旅行的狀況，又符合宗教經驗的心理，真是極有價值的文字。

玄奘出流沙後，即到伊吾。高昌國王麴文泰聞知他來了，即遣使來迎接。玄奘到高昌後，國王款待極恭敬，堅留玄奘久住國中，受全國的供養，以終一身。玄奘堅不肯留，國王無法，只能用強力軟禁住他；每日進食，國王親自捧盤。

法師既被停留，違阻先念，遂誓不食，以感其心。於是端坐，水漿不涉于口。三日至第四日，王覺法師氣息漸微，深生愧懼，乃稽首禮謝云：「任法師西行，乞垂早食。」法師恐其不實，要王指日爲言。王曰：「若須爾者，請共對佛更結因緣。」遂共入道場禮佛，對母張太妃共法師約爲兄弟，任師求法……仍屈停一月，講仁王般若經，中間爲師營造行服。法師皆許，太妃甚歡，願與師長爲眷屬，代代相度，於是方食……講訖，爲法師度四沙彌，以充給侍；製法服三十具，以西土多寒，又造面衣、手衣、靴、屨等各數事，黃金一百兩，銀錢三萬，綾及絹等五百疋，充法師往還二十年所用之資。給馬三十疋，手力二十五人，遣殿中侍御史歡信送至葉護。

可汗衙。又作二十四封書，通屈支等二十四國，每一封書附大綾一疋爲信。又以綾絹五百疋，果味兩車，獻葉護可汗，并書稱「法師者是奴弟，欲求法於婆羅門國，願可汗憐師如憐奴，仍請敕以西諸國給鄔落馬遞送出境」。

從此以後，玄奘便是『闍留學』了。這一段事，記高昌王與玄奘結拜爲兄弟，又爲他通書于當時鎮服西域的突厥葉護可汗，書中也稱玄奘爲弟，自高昌以西，玄奘以『高昌王弟』的資格旅行各國。這一點大可注意。西遊記中的唐太宗與玄奘結拜爲弟兄，故玄奘以『唐御弟』的資格西行，這一件事，必是從高昌國這一段因緣脫胎出來的。

(二)

以上略述玄奘取經的故事的本身。這個故事是中國佛教史上一件極偉大的故事，所以這個故事的傳播和一切大故事的傳播一樣，漸漸的把詳細節目都丟開了，都『神話化』過了。況且玄奘本是一個偉大的宗教家，他的遊記裏有許多事實，如沙漠幻景及鬼火

之類，雖然都可有理性的解釋，在他自己和別的信徒的眼裏自然都是『靈異』，都是『神蹟』。後來佛教徒與民間隨時逐漸加添一點枝葉，用奇異動人的神話來代換平常的事實，這個取經的大故事，不久就完全神話化了。

即如上文所引慧立的慈恩三藏法師傳中的一段說：

從此已去，即莫賀延磧，長八百餘里，古曰沙河。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復無水草。是時顧影唯一心，但念觀音菩薩及般若心經。初法師在蜀，見一病人，身瘡臭穢，衣服破污，惑將向寺，施與飲食衣服之直。病者慚愧，乃授法師此經，因常誦習。至沙河間，逢諸惡鬼奇狀異類，遠人前後，雖念觀音，不得全去。即誦此經，發聲皆散，在危獲濟，實所憑焉。

這一段話還合於宗教心理的經驗；然而宋朝初年（西歷九七八）輯成的太平廣記，引異志及唐新語，已把這一段故事神話化過了。太平廣記九十二說：

沙門玄奘，唐武德初（年代誤）往西域取經，行至罽賓國，道險，（多）虎豹，不

可過樊不知爲計，乃鑽房門而坐。至夕開門，見一老僧，頭面瘡痍，身體膿血，牀上獨坐，莫知來由。樊乃禮拜，勤求，僧口授多心經一卷，令樊誦之。遂得山川平易，道路開闢，虎豹藏形，魔鬼潛跡，遂至佛國，取經六百餘部而歸。其多心經，至今誦之。

我們比較這兩種紀載，可見取經故事『神話化』之速。太平廣記同卷又說：

初樊將往西域，於靈巖寺見有松一樹。樊立於庭，以手摩其枝，曰：『吾西去求佛教，汝可西長。』若吾歸，卽却東迴，使吾弟子知之。』及去，其枝年年西指，約長數丈。一年，忽東迴。門人弟子曰：『教主歸矣。』乃西迎之。樊果還。至今衆謂此松爲摩頂松。

這正是西遊記裏玄奘說的『但看那山門裏松枝頭向東，我卽回來』（第十二回，又第一百回）的話的來源了。這也可證取經故事的神話化。

歐陽修于役志說：

景祐三年丙子七月甲申，與君玉飲壽寧寺（揚州）。寺本徐知誥故第；李氏建國，以爲孝先寺；太平興國改今名。寺甚宏壯，畫壁尤妙。問老僧云：『周世宗入揚州時，以爲行宮，盡圯漫之。惟經藏院畫玄奘取經一壁獨在，尤爲絕筆。』嘆息久之。

南唐建國離開玄奘死時不過二百多年，這個故事已成爲畫壁的材料了。我們雖不知此畫的故事是不是神話化了的，但這種記載已可以證明那個故事的流傳之遠。

(三)

民國四年，羅振玉先生和王國維先生在日本三浦將軍處借得一部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影印行世。此書凡三卷，卷末有『中瓦子張家印』六個字。王先生考定中瓦子爲宋臨安府的街名，乃倡優劇場的所在（參看吳自牧夢梁錄卷十九，又卷十五）。因定爲南宋『說話』的一種。書中共分十七章，每章自有題目，頗似後世小說的回目。書中有詩有話，故名。

『詩話』今鈔十七章的目錄如下：

口口口口第一（全闕）

行程遇猴行者處第二

入大梵天王宮第三

入香山寺第四

過獅子林及樹人國第五

過長坑大蛇嶺處第六

入九龍池處第七

『遇深沙神』第八（題闕）

入鬼子母國處第九

經過女人國處第十

入王母池之處第十一

入沉香國處第十二。

入波羅國處第十三。

入優鉢羅國處第十四。

天竺國度海之處第十五。

轉至香林寺受心經第十六。

到陝西王長者妻殺兒處第十七。

我們看這個目錄，可以知道在南宋時，民間已有一種唐三藏取經的小說，完全是神話的，完全脫離玄奘取經的真故事了。這部書確是西遊記的祖宗，內中有三點，尤可特別注意：

(1) 猴行者的加入。

(2) 深沙神爲沙和尚的影子。

(3) 途中的妖魔災難。

先說猴行者取經詩話中，猴行者已成了唯一的保駕弟子了。第二節說：

僧行六人，當日起行。法師語曰：『今往西天，程途百萬，各人謹慎。』……偶於一日午時，見一白衣秀才，從正東而來，便揖和尙：『萬福，萬福！和尙今往何處？莫不是再往西天取經否？』法師合掌曰：『貧僧奉勅，爲東土衆生未有佛教，是取經也。』秀才曰：『和尙生前兩迴去取經，中路遭難，此迴若去，千死萬死。』法師曰：『你如何得知？』秀才曰：『我不是別人，我是花果山紫雲洞，八萬四千銅頭鐵額，獼猴王。我今來助和尙取經。此去百萬程途，經過三十六國，多有禍難之處。』法師應曰：『果得如此，三世有緣，東土衆生獲大利益。』當便改呼爲『猴行者』。

此中可注意的是：(1)當時有玄奘『生前兩迴取經，中路遭難』的神話。(2)猴行者現白衣秀才相。(3)花果山是後來小說有的，紫雲洞後來改爲水簾洞了。(4)『八萬四千銅頭鐵額獼猴王』一句，初讀似不通，其實是很重要的，此句當解作『八萬四千個獼猴之王』（說詳

下章。

第三章說猴行者曾『九度見黃河清』第十一章裏他自己說：

我八百歲時到此中（西王母池）偷桃喫了，至今二萬七千歲不曾來也。

法師曰：

今日蟠桃結實，可偷三五個喫。

猴行者曰：

我因八百歲時偷喫十個，被王母捉下，左肋判八百，右肋判三千鐵棒，配在花果山紫雲洞。至今肋下尙痛，我今定是不敢偷喫也。

這一段自然是西遊記裏偷吃蟠桃的故事的來源，但又可見南宋『說話』的人把猴行者寫的頗知畏懼，而唐僧却不大老實！

唐僧三次要行者偷桃，行者終不敢偷，然而蟠桃自己落下來了。

說由未了，擲下三顆蟠桃，入池中。去……師曰：『可去尋取來喫。』猴行者即將

金銀杖向盤石上敲三下，乃見一個孩兒，面帶青色，爪似鷹鷂，開口露牙，向池中出。行者問：『汝年幾多？』孩曰：『三千歲。』行者曰：『我不用你。』又敲五下，見一孩兒，面如滿月，身掛繡纓。行者曰：『汝年多少？』答曰：『五千歲。』行者曰：『不用你。』又敲數下，偶然一孩兒出來，問曰：『你年多少？』答曰：『七千歲。』行者放下金銀杖，叫取孩兒入手中，問和尚：『你喫否？』和尚聞語，心驚，便走。被行者手中旋數下，孩兒化成一枚乳棗，當時吞入口中。後歸東土唐朝，遂吐出于西川，至今此地中生人參是也。

這時候，偷蟠桃和偷人參，還是一件事。後來西遊記從此化出，分作兩件故事。

上段所說『金銀杖』，乃是第三章裏大梵天王所賜。行者把唐僧帶上大梵天王宮中，赴齋。天王及五百羅漢請唐僧講法華經，他『一氣講完，如瓶注水。』大梵天王因賜與猴行者『隱形帽』一事，金銀錫杖一條，鉢盂一隻，三件齊全。這三件法寶，也被西遊記裏分作幾段了。（詩語稱天王爲北方毗沙門大梵天王。這是『托塔天王』的本名，梵文爲 *Vishvadeva*。）

可證此書近古。

詩話第八章，不幸缺了兩頁，但此章記玄奘遇深沙神的事，確是後來沙僧的根本。此章大意說玄奘前身兩世取經，中途都被深沙神喫了。他對唐僧說：『項下是和尙兩度被我喫你，袋得枯骨在此。』和尙說：『你最無知。此回若不改過，教你一門滅絕。』深沙合掌謝恩：『伏蒙慈照。』深沙當時哮吼化了一道金橋，深沙神身長三丈，將兩手托定，師行七人便從金橋上過，過了深沙。

深沙詩曰：

一墮深沙五百春，渾家眷屬受災殃。金橋手托從師過，乞養幽神化却身。

法師詩曰：

兩度曾經汝喫來，更將枯骨問无才。而今赦法殘生去，東土專心次第排。

猴行者詩曰：

謝汝同心意不偏，金橋銀線步平安。回歸東土修功德，春拔深沙向佛前。

西遊記第八回說沙和尚在流沙河做妖怪時，「向來有幾次取經人來，都被我吃了。凡吃的人頭，拋落流沙，竟沉水底。惟有九個取經人的骷髏，浮在水面，再不能沉。我以為異物，將索兒穿在一處，閑時拿來頑耍。」這正是從深沙神一段變出來的。第二十二回，木吒把沙和尚項下掛的骷髏，用索子結作九宮，化成法船，果然穩似輕舟，浪靜風平，渡過流沙河。那也是從詩話裏的金橋銀線演化出來的。不過在南宋時，深沙的神還不曾變成三弟子之一。豬八戒此時連影子都沒有呢。

次說詩話中叙玄奘路上經過許多災難，雖沒有「八十一難」之多，却是「八十一難」的縮影。第四章猴行者說：

我師莫訝西路寂寥，此中別是一天。前去路途盡是虎狼蛇兔之處。逢人不語，萬種恹惶；此去人烟，都是邪法。

全書寫這些災難，寫的實在幼稚，全沒有文學的技術。如寫蛇子國：

大蛇小蛇，交雜無數，攘亂紛紛。大蛇頭高丈餘，小蛇頭高八尺，怒眼如燈，張牙如劍。

如寫獅子林：

只見麒麟迅速，獅子睜噪，擺尾搖頭，出林迎接，口銜香花，皆來供養。

這種淺薄的敘述，可以使我們格外賞歎明清兩朝小說技術的驚人的進步。

我們選錄詩話中比較有趣味的一段——火類榜頭的白虎精：

……只見嶺後雲愁霧慘，雨細交霏。雲霧之中，有一白衣婦人，身掛白羅衣，腰繫白裙，手把白牡丹花一朵，面似白蓮，十指如玉。猴行者一見，高聲便喝：「想汝是火類榜頭白虎精，必定是也！」婦人聞語，張口大叫一聲，忽然面皮裂皺，露爪張牙，擺尾搖頭，身長丈五。定醒之中，滿山都是白虎。被猴行者將金銀杖變作一個夜叉頭，點天腳踏地，手把降魔杵，身如藍靛青，髮似硃沙，口吐百丈火光。當

時白虎精哮吼近前相敵，被猴行者戰退。半時，遂問虎精甘伏未伏。虎精曰：未伏。猴行者曰：『汝若未伏，看你肚中有一個老獼猴。』虎精聞說，當下未伏，一叫獼猴。獼猴在白虎精肚內應，遂教虎開口吐出一個獼猴，頓在面前，身長丈二，兩眼火光。白虎精又云：我未伏。猴行者曰：『汝肚內更有一個。』再令開口，又吐出一個，頓在面前。白虎精又曰：未伏。猴行者曰：『你肚中无千无万个老獼猴，今日吐至來日，今月吐至來月，今年吐至來年，今生吐至來生，也不盡。』白虎精聞語，心生忿怒，被猴行者化一團大石，在肚內漸漸會大，教虎精吐出，開口吐之不得，只見肚皮裂破，七孔流血，喝起夜叉，渾門大殺，虎精大小粉骨塵碎，絕滅除蹤。

西游記裏的孫行者最愛被人吃下肚裏去，這是他的拿手戲，大概火類坳頭的一個暗示，後來也會用分身法，越變越奇妙有趣味了。我們試看孫行者在獅駝山被老魔吞下肚去，在無底洞又被女妖吞下去，他又住過鐵扇公主的肚裏，又住過黃眉大王的肚裏，又住過七絕山稀柿衢的紅鱗大蟒的肚裏，巧妙雖各有不同，淵源似乎是一樣的。

以上略記大唐三藏取經詩話的大概。這一本小冊子的出現，使我們明白南宋或元朝已有了這種完全神話化了的取經故事，使我們明白西遊記小說——同水滸三國一樣——也有了五六百年的演化的歷史。這真是可寶貴的文學史料了。

(四)

說到這裏，我要退回去，追叙取經故事裏這個猴王的來歷。何以南宋時代的玄奘神話裏忽然插入了一個神通廣大的猴行者？這個猴子是國貨呢？還是進口貨呢？

前不多時，周豫才先生指出納書楹曲譜補遺卷一中選的西遊記四齣，中有兩齣提到『巫枚祇』和『無支祁』。定心一齣說孫行者『是驪山老母親兄弟，無支祁是他姊妹』。又女國一齣說：

似摩騰伽把阿難攝在瑤山上，若鬼子母將如來圍定在靈山上，巫枚祇把張僧。

擊在龜山上。不是我魔王苦苦害真僧，如今佳人個個要尋和尚。

周先生指出，作西遊記的人或亦受這個巫枝祁故事的影響。我依周先生的指點，去尋這個故事的來源；太平廣記卷四六七李湯條下，引古岳瀆經第八卷云：

禹理水，三至桐柏山，驚風走雷，石號木鳴，五伯擁川，天老肅兵，不能與……禹因鴻濛氏，章商氏，兜盧氏，犁婁氏，乃獲淮渦水神，名無支祁，善應對言語，辨江淮之淺深，原隰之遠近，形若猿猴，縮鼻高額，青軀白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能九象，搏擊騰蹕，疾奔輕利……頸鑲大索，鼻穿金鈴，徙淮陰之龜山之足下，俾淮水永安流注海也。

這個無支祁是一個『形若猿猴』的淮水神。詞源引太平寰宇記，說略同。周先生又指出朱熹楚辭辨證天問篇下有一條云：

此間之言，特戰國時俚俗相傳之語，如今世俗僧伽降無之祈，許遜斬蛟廢精之類，本無稽據，而好事者遂假託撰造以實之。

据此，可見宋代民間又有『僧伽降無之祈』的傳說。僧伽爲唐代名僧，死於中宗景龍四年（七一〇）。他住泗州最久，淮泗一帶產生許多關於他的神話。（宋高僧傳十八，神僧傳七）降無之祈大概也是淮泗流域的僧伽神話之一，到南宋時還流行民間。

但上文引曲詞裏的無支祁，明是一個女妖怪，他有『把張僧擎在龜山上』的神話。龜山卽是無支祁被鎖的所在，大概這個無支祁，無論是古的今的，男性女性，始終不會脫離淮泗流域。這是可注意的第一點，因爲西遊記小說的著者吳承恩（見下章）是淮安人。第二，宋高僧傳十八說，唐中宗問萬迴師，『彼僧伽者何人也？』對曰，『觀音菩薩化身也。』僧伽傳說他有弟子三人：慧岸、慧儼、木叉。木叉多顯靈異，唐僖宗時，賜諡曰眞相大師，塑像侍立於僧伽之左，若配饗焉。傳末又說『慧儼侍十一面觀音菩薩傍』，這也是可注意的一點，因爲在西遊記裏，惠岸和木叉已併作一人，成爲觀音菩薩的大弟子了。第三，無支祁被禹鎖在龜山足下，後來出來作怪，又有被僧伽（觀音菩薩化身）降伏的傳說，這一層和取經神話的猴王和西遊記的猴王，都有點相像。或者猴行者的故事確曾從無支祁的神話裏得着一點。

暗示也未知這也是可注意的一點。

以上是猜想猴行者是從中國傳說或神話裏演化出來的，但我總疑心這個神通廣大的猴子不是國貨，乃是一件從印度進口的也許連無支祁的神話也是受了印度影響而仿造的。因為太平廣記和太平寰宇記都根據古岳瀆經，而古岳瀆經本身便不是一部可信的古書。宋元的僧伽神話，更不消說了。因此，我依着鋼和泰博士（Baron A. von Staël-Holstein）的指引，在印度最古的紀事詩拉麻傳（Rāmāyana）裏尋得一個哈奴曼（Hannuman），大概可以算是齊天大聖的背影了。

拉麻傳大約是二千五百年前的作品，紀的是阿約、麥國王、大剎拉達的長子，生有聖德和神力，娶了一個美人西姐爲妻。大剎拉達的次妻聽信了讒言，離間拉麻父子間的愛情，把拉麻驅逐出去，做了十四年的流人。拉麻在客中，遇着女妖蘇白，蘇白愛上了拉麻，而拉麻不保他這一場愛情的風波，引起了一場大鬥爭。蘇白大敗之後，奔到楞伽，求救于他的哥哥拉

凡納，把西姐的美貌說給他聽，拉凡納果然動心，駕了雲車，用計賺開拉麻，把西姐劫到楞伽去。

拉麻失了他的妻子，決計報仇，遂求救於猴王、蘇格利法、猴子國有一個大將，名叫哈奴曼，是天風的兒子，有絕大神通，能在空中飛行，他一跳就可從印度跳到錫蘭（楞伽）他能把希瑪拉耶山拔起背着走，他的身體大如大山，高如高塔，臉放金光，尾長無比。他替拉麻出力，飛到楞伽，尋着西姐，替他們傳達信物。他往來空中，偵探敵軍的消息。

有一次，哈奴曼飛向楞伽時，途中被一個老母怪（Old-mother）一口吞下去了。哈奴曼在這個老魔的肚子裏，心生一計，把身子變的非常之高大；那老魔也就不能不把自己的身子變大，後來越變越大，那妖怪的嘴張開竟有好幾百里闊了。哈奴曼趁老魔身子變的極大時，忽然把自己身子縮成拇指一般小，從肚裏跳上來，不從嘴裏出去，却從老魔的右耳朵孔裏出去了。

又有一次，哈奴曼飛到希瑪拉耶山（剛大馬達山）中去訪尋仙草，遇着一個假裝隱

士的妖怪，名叫喀拉，是拉凡納的叔父，受了密計來害他的。哈奴曼出去洗浴，殺了池子裏的一條鰐魚，從那鰐魚肚裏走出一個受譴的女仙。那女仙教哈奴曼防備喀拉的詭計，哈奴曼便去把喀拉捉住，抓着一條腿，向空一摔，就把喀拉的身體從希瑪拉耶山一直摔到錫蘭島，不偏不正，剛剛摔死在他的姪兒拉凡納的寶座上！

哈奴曼有一次同拉凡納決鬥，被拉凡納們用計把油塗在他的猴尾巴上，點起火來，那其長無比的尾巴就燒起來了。然而哈奴曼的神通廣大，他們不但沒有燒死他，反被哈奴曼借刀殺人，用他尾巴上的大火把敵人的都城楞伽燒完了。

我們舉這幾條，略表示哈奴曼的神通廣大，但不能多舉例了。哈奴曼保護拉麻王子，征服了楞伽的敵人，奪回西姐，陪他們凱旋，回到阿約爹國。拉麻凱旋之後，感謝哈奴曼之功，賜他長生不老的幸福，也算成了『正果』了。

陶生 (John Dowson) 在他的印度古學詞典裏 (頁一一六) 說：『哈奴曼的神通事蹟，印度人從少至老都愛說愛聽的，關於他的繪畫到處都有。』除了拉麻傳之外，當第十

世紀和第十一世紀之間，唐末宋初，另有一部『哈奴曼傳奇』(Hanuman Nataka)出現，是一部專記哈奴曼奇跡的戲劇，風行民間。中國同印度有了一千多年的文化上的密切交通，印度人來中國的不計其數，這樣一樁偉大的哈奴曼故事是不會不傳進中國來的。所以我假定哈奴曼是猴行者的根本。除上引許多奇跡外，還有兩點可注意：第一，取經詩話裏說，猴行者是『花果山紫雲洞八萬四千銅頭鐵額獼猴王』。花果山自然是猴子國行者是八萬四千猴子的王，與哈奴曼的身分也很相近。第二，拉麻傳裏說哈奴曼不但神通廣大，並且學問淵深，他是一個文法大家：『人都知道哈奴曼是第九位文法作者』。取經詩話裏的猴行者初見時乃是一個白衣秀才，也許是這位文法大家墮落的變相呢！

(五)

現在我可以繼續敘述宋以後取經故事的演化史了。

金代的院本裏有唐三藏之目，但不傳於後。元代的雜劇裏有吳昌齡做的唐三藏西天

取經，亦名西遊記。此書見於也是園書目，云四卷，曹寅的棟亭書目（京師圖書館抄本）作六卷。這六卷的西遊記當乾隆末年納書楹曲譜編纂時還存在，現在不知尚有傳本否。納書楹曲譜中選有下列各種關於西遊記的戲曲：

唐三藏

一齣『回回』（續集二）

西遊記

六齣『撒子，認子，胖姑，伏虎，女還，借扇』（續集三）

又西遊記

四齣『饒行，定心，揭鉢，女國』（補遺）

俗西遊記

一齣『思春』

我們看這些有曲無白的詞曲，實在不容易想像當日的原本是什麼樣子了。唐三藏一齣，當是元人的作品。但我們在這一齣裏，只看見一個西夏國的回回皈依頂禮，不能推想全書的內容。只有末段臨行時的曲詞說：

俺只見黑洞洞征雲起，更那堪昏慘慘霧了天日！願恁個大唐師父取經回，再沒有外道邪魔可也近得你！

從末句裏可以推想全書中定有『外道邪魔』的神話分子了。

吳昌齡的六本西遊記不知是納書楹裏選的這部唐三藏，還是那部西遊記。我個人推想，唐三藏是元初的作品，而吳昌齡的西遊記却是元末的作品，大概即是納書楹裏選有十齣的那部西遊記。我的理由有幾層：

(1) 這部西遊記的內容很和西遊記小說相接近。焦循劇說卷四說：

元人吳昌齡西遊詞與俗所傳西遊記小說小異。

小異就是無大異。今看西遊記曲中，『撒子』一折寫殷夫人把兒子拋入江中，

『認子』一折寫玄奘到江州衙內認母，『餞行』一折寫玄奘出發，『定心』

一折寫緊箍咒收伏心猿，『伏虎』、『女還』二折寫行者收妖救劉大姐，『女

國』一折寫女國王要嫁玄奘，『借扇』一折寫火饒山借扇，都是和西遊記小

說很接近的。『揭鉢』一折雖是演義所無，但周豫才先生說『火饒山紅孩兒

當即由此化生』是很不錯的。十折之中，只有『胖姑』一折沒有根據。但我們

很可以假定這十折都是焦循說的那部『與西遊記小說小異』的吳昌齡西遊記了。

(2) 吳昌齡的西遊記曲，頗有文學的榮譽。虎口餘生（鐵冠圖）的作者曹寅曾說：

吾作曲多效昌齡，比于臨川之學董解元也。（見焦循劇說四）

我們看納書楹所引十折，確然都很有文學的價值。最妙的是『胖姑』一折，全折曲詞雖是從元人睢景臣的漢高祖還鄉（看讀書雜誌第四期末欄）脫化出來的，但命意措詞都可算是青勝於藍。此折大概是借一個鄉下胖姑娘的口氣描寫唐三藏在一個國裏受參拜頂禮臨行時的熱鬧狀況中說：

（一縷兒麻）不是俺胖姑兒心精細，則見那官人們簇擁着一個大播槌。那播槌上天生有眼，共眉我則道，飽子頭，葫蘆蒂，這個人兒也忒煞蹊蹊！恰便似不敢道的東西，枉被那旁人笑恥。

（新水令）則見那官人們腰屈共頭低，喫得個醉醺醺，腦門着地，呀呀，吹竹管撲冬冬，打着牛皮，見幾個回回，他笑一會，鬧一會。

（川撥棹）好教我便笑微微，一個漢木雕成兩個腿，見幾個武職他舞着面旌旗，忽刺刺口裏不知他說個甚的，粧着一個鬼——人多，我也看不仔細。

這種好文字，怪不得曹棟亭那樣佩服了。這也是我認這部曲爲吳昌齡原作的
一個重要理由。

如果我的猜想不錯，如果納書楹裏保存的西遊記殘本真是吳昌齡的作品，那麼，我們可以說，元代已有一個很豐富的西遊記故事了。但這個故事在戲曲裏雖然已很發達，有六

本之多，爲元劇中最長的戲。（西廂記只有五本，）然而這個故事還不會有相當的散文的寫定，還不會成爲西遊記小說。當時若有散文西遊記，大概也不過是在取經詩話與今本西遊記之間的一種平凡的『話本』。

錢曾也是園書目記元明無名氏的戲曲中有『二郎神鎖齊天大聖』一本，這也是猴行者故事的一部分。大概此類的事，當日還不會有大規模的定本，故編戲的人可以運用想像力，敷衍民間傳說，造爲種種戲曲。那六本的西遊記已可算是一度大結集了。最後的大結集還須等待一百多年後的另一位姓吳的作者。

(六)

我前年做西遊記序，還不知道西遊記的作者是誰，只能說：『西遊記小說之作必在明朝中葉以後，』是明朝中葉以後一位無名的小說家做的。』後來見小說考證卷二，頁七六，引山陽丁晏的話，說據淮安府康熙初舊志藝文書目，西遊記是淮安嘉靖中歲貢生吳承

恩作的小說考證收的材料最濫，但丁晏是經學家，他的話又是根據淮安府志的，所以我們依着他的指引，去訪尋關於吳承恩的材料。現承周豫才先生把他搜得的許多材料鈔給我，轉錄於下：

〔天啓淮安府志十六，人物志二，近代文苑〕吳承恩性敏而多慧，博極羣書，爲詩文下筆立成，清雅流麗，有秦少游之風。復善諧劇，所著雜記幾種，名震一時。數奇，竟以明經授縣貳，未久，恥折腰，遂拂袖而歸。放浪詩酒，卒有文集存於家。丘少司徒匯而刻之。

〔又同書十九，藝文志一，淮賢文目〕吳承恩射陽集四冊，口卷；春秋列傳序；西遊記。

〔康熙淮安府志十一，及十二〕與天啓志悉同。

〔同治山陽縣志十二，人物二〕吳承恩字汝忠，號射陽山人，工書。嘉靖中歲貢生。（查選舉志亦不載何年，）官長興縣丞。英敏博治，爲世所推。一時金石之文

多出其手。家貧無子，遺稿多散失。邑人邱正綱收拾殘缺，分爲四卷，刊布於世。太守陳文燭爲之序，名曰射陽存稿，又續稿一卷，蓋存其什一云。

〔又十八，藝文〕吳承恩射陽存稿四卷，續稿一卷。

光緒淮安府志廿八，人物一，又卅八，藝文，所載與上文悉同。又山陽志五，職官一，明太守條下云：『黃國華，隆慶二年任。陳文燭字玉叔，西陽人，進士，隆慶初任。邵元哲，萬曆初任。』

焦循劇說卷五引阮葵生茶餘客話云：

舊志稱吳射陽性敏多慧，爲詩文下筆立成，復善諧謔。所著雜記幾種，名震一時。今不知『雜記』爲何書。惟淮賢文目載先生撰西遊通俗演義，是書明季始大行，里巷細人皆樂道之……按射陽去修志時不遠，未必以世俗通行之小說移易姓氏。其說當有所據，觀其中方言俚語，皆淮之鄉音，街談巷弄，市井童孺所習聞，而他方有不盡然者，其出淮人之手尤無疑。然此特射陽游戲之筆，聊

資村翁童子之笑謔，必求得修煉秘訣，亦鑿矣。（此條今通行本茶餘客話不載）

周先生考出茶餘客話此條係根據吳玉搢的山陽志遺卷四的，原文是：

天啓舊志列先生爲近代文苑之首，云「性敏而多慧，博極羣書，爲詩文下筆立成，復善諧謔。所著雜記幾種，名震一時。」初不知雜記爲何等書。及閱淮賢文目，載西遊記爲先生著。考西遊記舊稱爲證道書，謂其合于金丹大旨。元虞道園有序，稱此書係其國初邱長春真人所撰。而郡志謂出先生手。天啓時去先生未遠，其言必有所本。意長春初有此記，至先生乃爲之通俗演義，如三國志本陳壽，而演義則稱羅貫中也。書中多吾鄉方言，其出淮人手無疑。或云有後西遊記，爲射陽先生撰。

吳玉搢也誤認邱長春的西遊記了。邱長春的西遊記，虞集作序的，乃是一部紀行程的地理書，和此書絕無關係。阮葵生雖根據吳說，但已不信長春真人的話；大概乾隆以後，學者已知

長春真人原書的性質，故此說已不攻自破了。

吳玉搢的山陽志遺卷四還有許多關於吳承恩的材料，今錄於下：

嘉靖中，吳賁生承恩，字汝忠，號射陽山人，吾淮才士也。英敏博洽，凡一時金石碑版，暇祝贈送之詞，多出其手。薦紳臺閣諸公，皆情爲捉刀人。顧數奇，不偶，僅以歲貢官長興縣丞。貧老乏嗣，遺稿多散佚失傳。邱司徒正綱收拾殘缺，得其友人馬清溪、馬竹泉所手錄，又益之以鄉人所藏，分爲四卷，刻之，名曰射陽存稿。又有續稿一卷。五嶽山人陳文燭爲之序。其略云：『陳子守淮安時，長與徐子與過淮往。汝忠承長興，與子與善。三人者呼酒，韓侯祠內，酒酣論文論詩，不倦也。汝忠謂文自六經後，惟漢魏爲近古。詩自三百篇後，惟唐人爲近古。近時學者徒謝朝華而不知畜多識，去陳言而不知漱芳潤，即欲敷文陳詩，難矣。徐先生與子深，諱其言。今觀汝忠之作，緣情而綺麗，體物而瀏亮，其詞微而顯，其旨博而深，收百代之闕文，採千載之遺韻，沈辭淵深，浮藻雲駿，張文潛以後一人而已。』其推許之

者，可謂至極讀其遺集，實吾郡有明一代之冠。惜其書刊板不存，予初得一抄本，紙墨已湮敝。後陸續收得刻本四卷，並續集一卷，亦全。盡登其詩入山陽耆舊集，擇其傑出者各體載一二首于此，以志瓣香之意云。

據此，是隆慶初（約一五七〇）陳文燭守淮安時，吳承恩還不會死。以此推之，可得他的年代：

嘉靖中（約一五五〇）歲貢生。

嘉靖末（約一五六〇）任長興縣丞。

隆慶初（約一五七〇）在淮安與陳文燭徐子與往來酬應，酒酣論文。

萬歷初（約一五八〇）吳承恩死。

他大概生于正德之末（約一五二〇），死于萬歷之初。天啓淮安志修于天啓六年，當西歷一六二六去吳承恩死時止有四五十年，自然是可靠的根據了。

最可惜的是我們至今還不會尋到吳承恩的射陽存稿，也不會見着吳玉搢的山陽感

舊集。幸得山陽志遺裏錄有吳承恩的詩十一首，我們轉載幾首在這裏。

平河橋

短篷倦向河橋泊，獨對青旗枕臂眠。日落牛簑歸牧笛，潮來魚米集商船。遠籬野菜平臨水，隔岸村炊互起烟。會向此中謀二頃，閒拈藜杖聽鳴蟬。

隄上

平湖渺渺漾天光，瀉入溪橋噴玉涼。一片蟬聲萬楊柳，荷花香裏據胡床。

對月感秋，四之一。

湘波捲桃笙，齊紈扇方歇。秋來本無形，潛報梧桐葉。啼蛩代鳴蟬，其聲亦何切！繁霜結珠露，忽已如初雪。六龍驅日車，羲和不留轍。羣生總如夢，獨爾驚豪傑。大笑仰青天，停盃問明月。

二郎搜山圖歌

李在惟聞畫山水，（李在，明宣德時畫家）不謂兼能貌神鬼。筆端變幻真駭人，

意態如生狀奇詭。少年都美清源公，指揮部從揚靈風，星飛電掣各奉命，蒐羅要使山林空。名鷹攫拏犬騰噬，大劍長刀聲霜雪。猴老難延欲斷魂，狐娘空洒嬌啼血。江翻海攪走六丁，紛紛水怪無留蹤。青鋒一下斷狂虺，金鎖交纏禽毒龍。神兵獵妖猶獵獸，探穴搗巢無逸寇。平生氣焰安在哉？爪牙雖存敢馳驟！我聞古聖開鴻濛，命官絕地天之通。軒轅鑄鏡禹鑄鼎，四方民物俱昭融。後來羣魔出孔竅，白晝搏人繁聚囂。終南進士老鍾馗，空向宮闈陷虛耗。民災翻出衣冠中，不爲猿鶴爲沙蟲。坐觀宋室用五鬼，不見虞廷誅四凶。野夫有懷多感激，無事臨風三歎息。胸中磨損斬邪刀，欲起平之恨無力。救日有矢救月弓，世間豈謂無英雄？誰能爲我致麈尾，長享萬年保合清寧功？

這一篇『二郎搜山圖歌』很可以表示西遊記的作者胸襟和著書的態度了。

西遊記的中心故事雖然是玄奘的取經，但是著者的想像力真不小！他得了玄奘的事的暗示，採取了金元戲劇的材料，（？）加上他自己的想像力，居然造出一部大神話來。這部書的結構，在中國舊小說之中，要算最精密的了。他的結構共分作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齊天大聖的傳。（第一回至第七回）

第二部分：取經的因緣與取經的人。（第八回至第十二回）

第三部分：八十難的經歷。（第十三回至一百回）

我們現在分開來說。

第一部分乃是世間最有價值的一篇神話文學。我在上文已略考這個猴王故事的來歷。這個神猴的故事，雖是從印度傳來的，但我們還可以說這七回的大部分是著者創造出來的。須善提祖師傳法一段自然是從禪宗的六祖傳法一個故事上脫化出來的。但著者寫猴王大鬧天宮的一長段，實在有點意思。玉帝把猴王請上天去，却只叫他去做一個未入流的弼馬溫；猴王氣了，反下天宮，自稱『齊天大聖』；玉帝調兵來征伐，又被猴王打敗了；玉帝

沒法，只好又把他請上天去，封他『齊天大聖』，『只不與他事管，不與他俸祿』。後來天上的大臣又怕他太闊了，叫他去管蟠桃園。天上的貴族要開蟠桃勝會了，他們依着『上會的舊規』，自然不請這位前任弼馬溫。不料這饞嘴的猴子一時高興，把大會的仙品仙酒一齊偷吃了，攪亂了蟠桃大會，把一座莊嚴的天宮鬧的不成樣子，他却又跑下天稱王去了！等到玉帝三次調兵遣將，好不容易把他捉上天來，却又奈何他不得；太上老君把他放在八卦爐中鍊了七七四十九日，仍舊被他跑出來，『不分上下，使鐵棒東打西敲，更無一人可敵，直打到通明殿裏，靈霄殿外！』玉帝發了急，差人上西天去討救，把如來佛請下來。如來到了，詰問猴王，猴王答道：

花果山中一老猿，……因在凡間嫌地窄，立心端要住瑤天。靈霄寶殿非他有，歷代人王有分傳。強者爲尊該讓我，英雄只此敢爭先！

他又說：

他（玉帝）雖年却修長，也不應久住在此常言道，『交椅輪流坐，明年是我尊。』

只教他搬出去，將天宮讓與我，便罷了。若還不讓，定要攪亂，不得清平！

前面寫的都是政府激成革命的種種原因；這兩段簡直是革命的檄文了！美猴王的天宮革命，雖然失敗，究竟還是一個『雖敗猶榮』的英雄！

我要請問一切讀者：如果著者沒有一肚子牢騷，他為什麼把玉帝寫成那樣一個大飯桶？為什麼把天上寫成那樣黑暗、腐敗，無人為什麼教一個猴子去把天宮鬧的那樣稀糟？

但是這七回的好處全在他的滑稽。著者一定是一個滿肚牢騷的人，但他又是一個玩世不恭的人，故這七回雖是罵人，却不是板着面孔罵人。他罵了你，你還覺得這是一篇極滑稽，極有趣，無論誰看了都要大笑的神話小說。正如英文的阿梨思夢游奇境記（Alice in Wonderland）雖然含有很有趣味的哲學，仍舊是一部極滑稽的童話小說（此書已由我的朋友趙元任先生譯出，由商務出版）。現在有許多人研究兒童文學，我很鄭重的向他們推薦這七回天宮革命的失敗英雄齊天大聖傳。

第二部分（取經因緣與取經人物）有許多不合歷史事實的地方。例如玄奘自請去取經，有詔不許；而西遊記說唐太宗徵求取經的人，玄奘願往。這是一不合。又如玄奘本是緱氏人，父爲士族，兄爲名僧；他自身出家的事，本傳紀敘甚詳；而西遊記說他的父親是狀元，母親是宰相之女。但是狀元的兒子，宰相的外孫，如何忽然做了和尚呢？因此有殷小姐忍辱報仇的故事造出來。（參看太平廣記一二二陳義郎的故事。）作爲玄奘出家的理由。這是不合。但這種變換，都是很在情理之中的。玄奘的家世與幼年事蹟實在太平常了，沒有小說的興趣，故有改變的必要。況且玄奘既被後人看作神人，他的父母也該高陞了，故陞作了狀元與相府小姐。玄奘爲經義難明，異說難定，故發憤要求得原文的經典；這種考據家的精神，是科學的精神，在我們眼裏自然極可佩服；但這也沒有通俗小說的資格，故也有改變的必要。於是有魏徵斬龍與太宗遊地府的故事。這一大段是許多小故事雜湊起來的。研究起來很有趣。袁天罡的神算，自然是一個老故事。（參看太平廣記七六，又二二一。）秦叔寶尉遲敬德做門神，大概也是唐人的故事。涇河龍王犯罪的故事，已見於唐人小說。太平廣記四

一八引續玄怪錄，敘李靖代龍王行雨，誤下了二十尺雨，致龍王母子都受天譴。這個故事是很古的。唐太宗遊地府的故事，也是很古的。唐人張鷟的朝野僉載有一則（王靜菴先生引太平廣記所引）云：

唐太宗極康豫。太史令李淳風見上，流淚無言。上問之，對曰：『陛下夕當晏駕。』……太宗至夜半，奄然入定，見一人云：『陛下薨合來，還卽去也。』帝問君是何人，對曰：『臣是生人判冥事。』太宗入見判官，問六月四日事，卽令還。向見者又迎送引導出。淳風卽觀乾象，不許哭泣。須臾乃寤。及曙，求昨所見者，令所司與一官，遂注蜀道一丞。

此事最有趣味，因為近年英國人斯坦因（Stein）在燉煌發見唐代的寫本書籍中，有一種白話小說的殘本，僅存中間一段云：

『判官慄惡，不敢道名字。』帝曰：『卿近前來。』輕道：『姓崔名子玉。』『朕嘗識。』言訖，使人引皇帝至院門，使人奏曰：『伏維陛下且立在此，容臣入報。』

判官速來。』言訖，使者到廳前拜了，啓判官，『奉大王處，太宗是生魂到，領判官推勘，見在門外，未敢引。』判官聞言，驚忙起立（下闕）（引見東方雜誌十

七卷，八號，王靜菴先生文中）

這個故事裏已說判官姓崔名子玉。我們疑心那魏徵斬龍及作介紹書與崔判官的故事也許在那損壞的部分裏，可惜不傳了。崔判官的故事到宋時已很風行，故宋仁宗嘉祐二年加崔府君封號詔有『惠存盜邑，恩結蒲人；生著令猷，沒司幽府』等語。（引見東方雜誌卷頁同上）這個故事可算很古了。

如果上文引的納書楹曲譜裏的西遊記是吳昌齡的原本，那麼，殷小姐忍辱復仇，唐太宗徵求取經人，等等故事由來已久，不是吳承恩新加入的了。

第三部分（八十一難）是西遊記本身。這一部分有四個來源。第一個來源自然是玄奘本傳裏的記載，我們上文已引了最動人的幾段。那些困難，本是事實，夾着一點宗教的心

理作用。他們最能給小說家許多暗示。沙漠上光線屈折所成的幻影漸漸的成了真妖怪了，沙漠的風沙漸漸的成了黃風大王的怪風和羅刹女的鐵扇風了，沙漠裏四日五夜的枯燼漸漸的成了周圍八百里的火饑山了，烈日炎風的沙河漸漸的又成了八百里『鵝毛飄不起』的流沙河了，高昌國王漸漸的成了大唐皇帝了，高昌國的妃嬪也漸漸的成了托塔天王的假公主和天竺國的妖公主了。這種變化乃是一切大故事流傳時的自然命運，逃不了的，何況這個故事本是一個宗教的故事呢？

第二個來源是南宋或元初的唐三藏取經詩話和金元戲劇裏的唐三藏西天取經故事。這些故事的神話的性質，上文已說明了。依元代雜劇的體例看來，吳昌齡的西遊記雖爲元代最長的六本戲，六本至多也不過二十四折，加上楔子，也不過三十折，這裏面決不能紀敘八十一難的經過。故這個來源至多只能供給一小部分的材料。

第三個來源是最古的，是華嚴經的最後一大部分，名爲入法界品的（晉譯第三十四品，唐譯第三十九品）。這一品占華嚴經全書的四分之一，說的只是一個善財童子信心求

法，勇猛精進，經歷一百一十城，訪問一百一十個善知識，畢竟得成正果。這一部入法界品便是西遊記的影子，一百一十城的經過便是八十一難的影子。我們試看入法界品的布局：

(1) 文殊師利告善財言，『善男子，於此南方，有一國土名曰可樂，其國有山名爲和合；於彼山中，有一比丘名功德雲。汝詣彼問，云何菩薩學菩薩行，修菩薩道，乃至云何具普賢行。』……

(2) 功德雲比丘告善財言，『善男子，南方有國名曰海門，彼有比丘名曰海雲。汝應詣彼問菩薩行。』……

(3) 海雲比丘告善財言，『善男子，汝詣南方六十由旬，有一國土名曰海岸，彼有比丘名曰善住。應往問彼云何菩薩修清淨行。』……

(4) 善住比丘言，『善男子，於此南方有一國土名曰住林，彼有長者名曰解脫。汝詣彼問……』

這樣一個轉一個的下去，直到一百一十個，直到彌勒佛，又得見文殊師利，遂成就無量大智。

光明，「不久當與一切佛等，一身充滿一切世界。」這一個「信心求法，勇猛精進」的故事，一定給了西遊記的著者無數的暗示。

第四個來源自然是著者的想像力與創造力了。上面那三個來源都不能供給那八十一難的材料，至多也不過供給許多暗示，或供給一小部分的材料。我們可以說，西遊記的八十一難大部分是著者想像出來的。想出這許多妖怪災難，想出這一大堆神話，本來不算什麼難事。但西遊記有一點特別長處，就是他的滑稽意味拉長了面孔，整日說正經話，那是聖人菩薩的行爲，不是人的行爲。西遊記所以能成世界的一部絕大神話小說，正因為西遊記裏種種神話都帶着一點談諧意味，能使人開口一笑，這一笑就把那神話「人化」過了。我們可以說，西遊記的神話是有「人的意味」的神話。

我們可舉幾個例。如第三十二回平頂山豬八戒巡山的一段，便是一個好例：

那猓子入深山，又行有四五里，只見山凹中有一塊桌面大的四四方方青石頭。

猓子放下鉈，對石頭唱個大喏。行者暗笑，「看這猓子做甚勾當！」原來那猓子

把石頭當做唐僧沙僧行者三人，朝着他演習哩。他道：『我這回去，見了師父，若問有妖怪，就說有妖怪；他問甚麼山，我若說是泥捏的，錫打的，銅鑄的，麵蒸的，紙糊的，筆畫的，——他們見說我，說哩，若說這話，一發說歇了。我只說是石頭山。他若問甚洞，也只說是石頭洞。他問甚麼門，却說是釘釘的鐵葉門。他問裏邊多少遠，只說入內有三層。他若再問門上釘子多少，只說老豬心忙記不真。』……

最滑稽的是朱紫國醫病降妖一大段。孫行者揭了榜文，却去揣在豬八戒的懷裏，引出一大段滑稽文字來。後來行者答應醫病了，三藏喝道：

你跟我這幾年，那曾見你醫好誰來？你連藥性也不知，醫書也未讀，怎麼大胆撞這個大禍？

行者笑道：

師父，你原來不曉得，我有幾個草頭方兒，能治大病。管醫得他好便了，就是醫死了，也只問得個庸醫殺人罪名，也不該死，你怕怎的？

下文診脈用藥的兩段也都是很滑稽的，直到尋無根水做藥引時，行者叫東海龍王敖廣來『打兩個噴嚏，吐些津液，與他吃藥罷。』病醫好了，在謝筵席上，八戒口快，說出『那藥裏有馬……』行者接着遮掩過去，說藥內有馬兜鈴。國王問衆官馬兜鈴是何品昧，能醫何症。時有太醫院官在傍道：

主公，

兜鈴味苦寒無毒，定喘消痰大有功。通氣最能除血蠱，補虛寧嗽又寬中。

國王笑道：

用的當，用的當，豬長老再飲一杯。

這都是隨筆談諧，很有意味。

我們在上文曾說大鬧天宮是一種革命。後來第五十回裏，孫行者被獨角兇大王把金箍棒收去了，跑到天上，見玉帝。行者朝上唱個大喏道：

啓上天尊。我老孫保護唐僧往西天取經，……遇一兇怪，把唐僧拿在洞裏要吃。

我尋上他門，與他交戰。那怪神通廣大，把我金箍棒搶去……我疑是天上兇星下界，爲此特來啓奏，伏乞天尊垂慈洞鑒，降旨查勘兇星，發兵收剿妖魔，老孫不勝戰慄屏營之至！

這種奴隸的口頭套語，到了革命黨的口裏，便很滑稽了。所以殿門傍有葛仙翁打趣他道：

猴子，是何前倨後恭？

行者道：

不是前倨後恭，老孫於今是沒棒弄了。

這種談諧的裏面，含有一種尖刻的玩世主義。西遊記的文學價值正在這裏。第一部分如此，第三部分也如此。

(八)

西遊記被這三四百年來的無數道士和尚秀才弄壞了。道士說，這部書是一部金丹妙

談和尙說這部書是禪門心法。秀才說這部書是一部正心誠意的理學書。這些解說都是西遊記的大仇敵。現在我們把那些什麼悟一子和什麼悟元子等等的『真詮』『原旨』一概刪去了，還他一個本來面目。至於我這篇考證本來也不必做，不過因為這幾百年來讀西遊記的人都太聰明了，都不肯領略那極淺極明白的滑稽意味和玩世精神，都要妄想透過紙背去尋那『微言大義』，遂把一部西遊記罩上了儒釋道三教的袍子；因此，我不能不用我的笨眼光，指出西遊記有了幾百年逐漸演化的歷史；指出這部書起於民間的傳說和神話，並無『微言大義』。可說指出現在的西遊記小說的作者是一位『放浪詩酒，復善諧謔』的大文豪做的，我們看他的詩，曉得他確有『斬鬼』的清興，而決無『金丹』的道心。指出這部西遊記至多不過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說，神話小說；他並沒有什麼微妙的意思，他至多不過有一點愛罵人的玩世主義。這點玩世主義也是很明白的，他並不隱藏，我們也不用深求。

十二、二、四，改稿。

附錄

讀『西遊記考證』

董作賓

西遊記的作者，自從丁晏在他底願志齋集續編頁二十三書西遊記後裏面，表明是他底同鄉吳承恩以後，差不多可以說看西遊記的人，都不曾注意到作者姓氏，甚至於拿邱處機來頂名冒替。就是善於給小說作考證的胡適之先生，在他底西遊記序裏面也不會提到作者是誰。這未免令人替吳老先生不平。因此，我們便費了多天功夫來搜索關於吳承恩的材料，終以爲不甚完備，尙不會着手整理。昨天看見第六期的讀書雜誌裏面西遊記考證，居然把吳老先生表彰出來，並且材料也不還少。從此吳承恩的姓名，藉着他底文學作品得以永遠不死。將來再經了適之先生的攷索，或者竟替他作出一個年譜來，又何嘗不是這位吳老先生的榮幸呢？現在我們索性把搜求所得，未曾見於攷證裏面的材料，寫了出來，供獻給

適之先生，讓他作個綜合的研究。

同治十二年長興縣志，名宦，頁十五：

吳承恩，字汝忠，山陽人，嘉靖中授長興縣丞。性耽風雅，作爲詩，緣情體物，習氣悉除；其旨博而深，其辭微而顯。張文潛後殆無其倫。官長興時，與邑紳徐中行最善。往還唱和，率自胸臆出之。丞歷浮沉，絕無攀援附麗，其賢於人遠矣。著有射陽先生存稿。

志中所載，係雜引李本寧大本山房集，和陳玉叔（文燭）射陽存稿序裏面的話。李語也見於明詩綜卷四十八頁二十五，吳承恩七首下註：

李本寧云，汝忠與徐子與最善，往還唱和，今按其集，獨不類七子，率自胸臆出之。

以彼其才，僅爲縣丞，以老！一意獨行，無所扳援附麗，豈不賢於人哉？

據此，可知徐中行與吳承恩的交情，並且知道他們曾互相唱和。我們倘若把徐中行的詩文拿來一看，定然能尋些關於吳承恩的材料。像適之先生在四松堂詩集找着曹雪芹的故

事一樣。徐中行是『後七子』之一，曾入明史文苑傳，王世貞的藝苑卮言裏面，也極口稱贊他。他的著作有：

天目山堂集二十卷，附錄一卷。

青蘿館集，六卷。

以上二種，均見四庫存目。可惜尚未覓得！

我們看了徐中行的傳略，也可以作吳承恩官長與時代的旁證。按明詩綜卷四十六，（頁二十九）說：

徐中行，二首。中行字子與，長興人，嘉靖庚戌進士，除刑部主事，出知汀州府……

有青蘿館集。

中行成進士在庚戌，當嘉靖二十九年（一五五〇），而吳承恩得歲貢却不在此年。按光緒淮安府志貢舉表，歲貢生有

吳承恩，甲辰。

甲辰是嘉靖二十三年（一五四四）周豫才先生看光緒淮安志，遺漏了這一條；適之先生假定的年歲，較此相差六年。

考證假定吳承恩任長興縣丞在嘉靖末，約當西歷一五六〇。乾隆十四年長興縣志職官，名宦皆不載吳承恩之名。同治長興志名宦的次序，係隨便列入，不足為依據。他的職官表也無吳承恩作縣丞的年歲。但此表中縣丞的缺額上，尚有線索可尋。表如下：

嘉靖年

長興縣丞

附記

一六一二〇 李良材

一一 張梓

一一

一三三（甲辰）

吳承恩歲貢

二四一二五

二六 張黼 沈天民

西遊記 西遊記考證

二七—二八 馬萬椿

二九（庚戌） 馬萬椿

徐中行進士

三〇 馬萬椿（本年陞州判）

三一—三四

三五—三六 吳世法 譚以晉

三七 周 杭

三八 盛忠烈

三九—四五

我初以爲同治志『嘉靖中』的『中』字，當是指二四至二五兩年，因爲嘉靖在位四十五年，二十五年正在中間。適之先生以爲『中』字不當這樣拘泥看；況且歲貢在廿三年，而縣丞在廿四年，似乎不合情理。此外只有兩個缺額了：一是三一至三四年，一是三九至四五年。吳承恩長興，不出這兩個時代。適之先生主張三九至四五年（一五六〇至六六）之間；

因爲文人作縣丞，大概是迫于貧老不得已而爲之，故此事似以晚年爲適宜。況且明詩綜引李本寧的話說：『以彼其才，僅爲縣丞以老。』這更可見他作縣丞是在老年了。若此說不錯，則考證原擬嘉靖末（約一五六〇）爲丞長與之年，竟得一有力的旁證了。

適按明史二八七云：

徐中行……由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稍遷汀州知府。廣東賊蕭五來犯，禦之有功，策其且走，俾武平令徐甫宰邀擊之，讓功甫宰，甫宰得優擢，尋以父憂歸。補汝寧，坐大計，貶長蘆鹽運判官，遷湖廣僉事……

累官江西左布政使，萬曆六年（一五七八）卒官。

我們在這時候，材料不完全，不能知道徐中行丁父憂的年歲。但徐中行是嘉靖二九的進士，做到汀州知府，立了功，然後丁憂回家，至少須有十年的時間。大概吳承恩做長興縣丞和徐中行丁憂回籍同在嘉靖三九年以後，故他們有往還熟識的機會。

考證上又假定『萬曆初（約一五八〇）吳承恩死，』不知何據？但是這裏却有一件可靠的證據，寫來作他補充的條件。康熙淮安府志，卷十二，文藝，頁十一，載：

吳承恩瑞龍歌。（原註——事見蛻龍潭）憶昨淮揚水爲厲，冒郭襄陵洄無際；
肯云『龍怒駕狂濤，人力無由殺其勢。』忽然溪壑息波瀾，細草平沙得龍蛻；
崢嶸頭角異尋常，猶帶祥煙與靈氣；神奇自古驚流傳，蟄地飛天總成瑞。
高家堰報水土平，世運神機關進退；司空馳奏入明光，百辟趨朝笑相慰。
獨不見當年神禹治九州，奏績玄龜動天地；今茲告兆協神龍，千古玄符迴相繼。
貯看寰宇徧耕桑，萬年千年保天佑。

又卷一，祥異及山川載有：

萬曆七年三月十八日，申，大雷雨……

蛻龍潭，萬曆七年王世貞有記。

蛻龍潭故事，在萬曆七年（一五七九），承恩還穀上替他作瑞龍歌，可以推想他的死在萬曆七年。

曆七年以後，考證約計他的死是（一五八〇），恰恰萬曆八年，未免太湊巧了。總之：我們雖不能斷定他是否死在七年或八年，或者八年以後若干年，然而有了這個證據，却是可以說他的死不在萬曆七年以前。

在考證裏面，適之先生說：『花果山是後來小說有的；紫雲洞，後來改爲水簾洞了。』在這一點，我們也曾尋出來些踪跡。因爲看淮安志的時候，偶然看見藝文裏面有『朱世臣題雲台山水簾洞』的標題，想到水簾洞是美猴王的發祥地，也算這部西遊記的出發點，不無研究的價值。於是就加意探訪，果然尋到了水簾洞的去處。

嘉慶海州志卷第十一，山川：

姚陶登雲台山記……夜半，呼僕夫乘月登山，觀日出。由殿東石徑上一里許，爲水簾洞。洞中石泉極淺，冬夏不竭，泉甚甘美。云爲三元弟兄修真處……

雲台山，就是郁州。他有許多名字是：『蒼梧山』，『青峯頂』，『青風頂』，『覆釜山』，『蓬山』，『鬱州』等等。晉宋之間，南北相爭，頗爲要地，並曾僑置青冀二州。雲台的名字，是萬曆

年間起的。此山是海邊的一個孤島，周圍約有二百餘里。志又稱：

雲台，向在海中，禁爲界外，康熙十六年，奏請復爲內地。

此山的形勢，也似乎是花果山的背景。遊覽過此山的吟詠記載，有很多的人，我們一看，就可以知道雲台山的價值了。

作賦的：孫斯位，汪枚。

作記的：吳進，姚陶。

作詩的：蘇軾，劉峻，王時揚，周于德，張一元，黃九章，武尙行，紀映鐘，楊錫紱，張賓，鶴，吳恆宣，管韓貞。

此外關於吳承恩的遺詩，除了山陽志遺以外，在明詩綜看見的有七首，題目如下：

對月，富貴曲，效鴻飛，楊柳青，田園即事，秋夕，東末齋，陶師句曲。

見淮安志藝文的二首：

堤上瑞龍歌。

以上所錄，爲給適之先生湊集材料起見，所以亂雜無章地寫了許多。不過可以作西遊記考證的一點補充的材料罷了，實在彀不上說是一種研究。

十二，二五。

後記一

(適)

董先生供給我這些好材料，使我十分感謝。他所舉的吳承恩遺詩，也都承他鈔給我了。淮安府志裏『隄上』一首，明詩綜裏『楊柳青』一首，皆與山陽志遺相重。今補錄『田園卽事』一首於下：

田園卽事

吳承恩

大溪小溪雨已過，前村後村花欲迷。
老翁打鼓官社裏，野客策杖官橋西。
黃鸝紫燕聲上下，短柳長桑光陸離。
山城春酒綠如染，三百青錢誰爲攜？

後記二

(適)

這篇跋登出之後不多時，董先生又去檢查康熙年間修的汝寧府志，他在卷八『官師（名宦）』裏尋得這一條：

徐中行（嘉靖四十一年至四十二年任）……丁巳（嘉靖三六，西一五五七）出守汀州，以外艱歸。壬戌（嘉靖四一，西一五六二）起補汝寧……官僅一載，竟中忌者之口，以京察左遷去。

這一條可以證明我上文的假設：徐中行、丁憂、回籍，果在嘉靖三九至四一年大槪我猜想吳承恩作縣丞也在此時，是不錯的了。

現在可以修正我考證裏擬的年表如下：

嘉靖二三（一五四四），吳承恩歲貢。

二九（一五五〇），徐中行進士。

三九（一五六〇），至四一（一五六二），徐中行丁父憂，在長興。

三九（一五六〇），至四五（？），吳承恩作長興縣丞。

隆慶初（約一五七〇）吳承恩在淮安，與陳文燭徐中行往來酬應酒酣論文。

萬曆六（一五七八）徐中行死於江西布政任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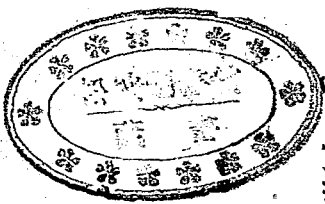
七（一五七九）吳承恩作瑞龍歌。

約萬曆七八年（約一五八〇）吳承恩死，以他歲貢之年推之，他享壽當

甚高，約七十多歲。生時當在弘治正德之間，（約一五〇五）

這個表精密多了。我們不能不感謝董作賓先生的厚意和助力。

十二，九。



西遊記考證

82

476230

